

一體兩面

從來不敢低估讀者。不論是在什麼報章雜誌，什麼版面上發表文章，就只擔心自己交出去的東西太拙劣，丟人現眼。更不敢說為了照顧讀者的閱讀水平，或為了招徠讀者而有意寫得「通俗趣味」些，諸如此類的話。

如今教育普及，作者有什麼資格去低估人家的閱讀水平？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更何況是芸芸讀者群。寫作是「手工工巧」，因而越發小心謹慎；太粗的手工固然一眼被看穿，太細的又有跡可尋——不就是一堆美詞佳句的堆砌嗎，錦繡其外，敗絮其中。

說得出如此評語的，豈容你低估？

所以，寫作這一行業是越來越難了。因為沒有任何題材是可以「混」得過去的。避重就輕式的算是比較安全的一種伎倆吧，但長年累月如此這般，也是死路一條。故每見到有狂妄自大的作者，不由心驚膽跳，為他捏一把冷汗，擔心哪一天會出亂子。若這類作者屬於年少輩，倒也罷了；退一步想，就將其視為「年少無知」或「年少氣盛」吧——年輕嘛，還有時間，歲月會讓他長大，總有一天會學乖的。而可悲的是有些高齡「狂妄分子」，這種人大抵是從不以為山外有山，見什麼都想予以打擊，更不曾想讀者群中有更加資深者——都是過來人啦，一山還有一山高，但人家老早已經收山。如今世道變了，已沒



如是我見
李憶君

有蔚為氣勢這種事。當今之世，外面是一個講理的社會，着重以理服人。習俗常規，論事得先要有個提案，在個什麼會上提議討論。講理是作為人的智慧存在，然而，再理直氣壯也得與時代合拍，不要以為橫了心就是英雄。因為狂妄不在你這邊，更不為你所有；亂砸等於是出洋相。不論本質是什麼，制度是存在的，都有一套常規，常規就是「講理」。換句話說，前進的竅門是思想觀念得跟得上社會情態，包括紛紜萬變的世道和各種內涵複雜的尖端生活智能在內。

現在的讀者，不但水平不低落，反而一直在提升中。不論是在哪一個領域，哪一種行業中，都有着一大批一大批的專才，一個寫稿的——作家，即使是科班出身，是個文學博士吧，也不能低估讀者。要知道，讀者不是一個，而是一大群，是所謂的「廣大讀者群」，且還是「眼睛雪亮的」，低估他們？開玩笑。

所以，「如今讀者水平低落」這種話萬萬說不得。反之，若聽到讀者說：「現在寫作人的水平日漸低落。」你還真的該靜下心來，鄭重地，好好地深思，再想想自己是怎樣寫作的。或許，你不能苟同這些批評沒有一點蔑視的成分，但為此而傷心難受，倒也不必。因為寫與讀是一體的兩面，兩者同樣是可敬的，誰也別讓自己感到是委屈了。



HK人與事
黃秀蓮

馬氏姐妹，三朵芳馨——重芳、滄芳、寧芳，都是抗戰的孩子。重芳和滄芳生於重慶，滄是四川重慶別稱；到寧芳出生時，寧家已從陪都遷到南京，寧即南京。年輕的父母把出生之地嵌在女兒名字中，寓意何在？念念於家國憂煎？處於憂患更應自強不息……可能還另有奇意。總之襁褓中的嬰兒，隨着國家多難的命運而顛沛流離，因為名字裏刻鑄了動盪，充滿了勉勵，即使未識其人，只要先看其名，自會有所領略。

烽煙劫後，一家終於扎根香港，正是兄弟姐妹的求學時期，難得都能跨入大學門檻，可見即使性情不同，志趣各異，但上進而力學的志願則是一致的。馬家很傳統，父母跟其他中國父母一樣，非常重視兒女的教育，所謂幼承庭訓，姐妹氣質都獨特。滄芳和寧芳多年來在香港從事語文教育，法文與普通話抑揚有致；重芳以清柔聲線在電台播

音並翻譯，並以習聲樂為樂。近日我用犁田式的笨方法在文藝報刊搜尋資料，無意間發現了寧芳短短的散文，行文充滿童真，令人莞爾，原來是中學時代的作品。當年報刊是文藝青年的苗圃，新苗青青，彩筆鮮嫩，一片氣象。學生投稿，倘若獲得編輯青睞，校名連作者姓名或筆名都一併刊登在報紙上，是何等的榮譽。可以想像，不同年代傾心於創作的文藝青年，孜孜不倦，奮筆把豆芽夢直書，啊，人不文藝枉少年！

在搜尋器幫忙下，重芳、滄芳的文章亦於電腦屏幕躍出，重現可喜的光華。我在文首所說的三朵芳馨，並非溢美之辭，她們在生命的芳菲時節，沒有浪擲春光，沒有錯過靈感，而能夠留心文藝，振筆書寫，各有一篇佳作，可見文藝創造力確然存在，不然又怎獲刊載？

重芳中學時代得遇愛才的良師，代為投稿，這是她的福分；滄芳投稿之時，已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了。兩篇小說，重芳文筆簡潔利落，立體生動，側重心理描寫，長

序《記取芳菲時節》

於借動作來刻畫內心的變化。滄芳文以載道，把善良的人生觀寄託於小說，難得在層次推進，自然有致，點出主題，而不流於說教。

投稿這回事，多少教人報顏，所以青青子衿的文采，亮在報紙一隅，姐妹居然互不知情。重慶姐姐，南京妹妹，三篇文章散落香江，塵封了數十年，竟然巧遇，重現眼前，那麼，把舊作回顧的剎那，相信不無恍如隔世之感。滄芳囑我為這小小文集作序，我欣然答應。文章既然與我奇逢，緣起於此，緣聚在斯，那麼「一條龍」式的服務又豈敢推辭。

一篇好文章，從無到有，從靈感乍現到滿紙墨痕，絕對需要毅力，缺乏毅力，不可能記述文心。青春寫在稿紙，有幸給鉛字印在報上，化為成長的紀錄，這紀錄是永恆的，哪管相隔了多少年，依然帶來喜悅與讚嘆。三朵芳馨，經歷戰火，日後即使飄到異國，根落他鄉，依然透着堅韌的底氣，飄起淡淡的芬芳。

東風西漸



▲上月底舉行的切爾西花展上，「廣州花園」展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並奪得最高獎項金獎。圖源：RHS Chelsea Flower Show



英倫漫話
江恆

上月底在倫敦舉行的切爾西花展上，中國參展的「廣州花園」奪得最高獎項金獎，這也是一百六十多年來首次由中國花園獲此殊榮，打破了此前非歐洲花園不能獲獎的慣例。

之所以稱其為殊榮，皆因一年一度的切爾西花展屬世界頂級園藝盛會，參展作品往往代表了最新設計理念和時尚趨勢，素有「花藝界奧斯卡」稱號。在英國流傳着這樣的說法，有三件事通常會引起倫敦交通堵塞：一是女王出行；二是獲勝的足球隊凱旋；三是切爾西花展對外開放。由此可見該獎項的分量之重。

「廣州花園」作為本屆切爾西花展最大的展示花園，在總面積達二百二十多平方米的園區裏，種植了喬灌木、草本和水生等三千多株植物，並以反璞歸真的方式傳遞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廣州花園」對生態文明的探索極具前瞻性，從最終獲得金獎來看，此設計理念顯然得到展會的認可與共鳴。

實際上英國業界說得更为貼切：中國園林在某種意義上是另一次「回歸」，並且以嶄新的面貌重新示人。中國園林曾經「到達」過英國嗎？確是如此，在十八世紀中國園林的一些特點以文字和裝飾畫等形式傳入歐洲，英國便是深受影響的國家之一，從當時設計的疊石假山、山洞拱橋以及坎布利奇和沃爾等建築大師留下的文字中可以推斷，中國園林在英國曾風靡一時，並在接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持續產生影響。

蘇格蘭造園家威廉·錢伯斯動筆算是一位親歷者，他在十八世紀中葉撰寫的《中國房屋建築》是歐洲介紹中國園林的第一部專著，他之後在《論東方園林》中對中國園林更進行了系統性闡述。受其影響，中式園林也如雨後春筍般在英國各大城市出現，其中代表作就是他本人在英國皇家園林倫敦邱園（Kew Garden）設計的寶塔，據說他是仿照南京大報恩寺琉璃塔而建，也是英國唯一的中式皇家寶塔。不過該塔自建成後再沒修繕過，並為此關閉了近半個世紀。二〇一七年，我參加了中國企業出資贊助的寶塔維修啟動儀式，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一片歐式風格的花園

中，中式寶塔格外醒目，雖說經歷了二百多年的歲月洗禮，但風霜雨雪完全無法磨滅它那獨特的魅力。

當然邱園中除了這個中國風寶塔，還有來自中國園林靈感的地標式建築玻璃暖房。這些用來收集從世界各地帶回英國的植物的暖房，一方面由金屬框架搭建，鑲嵌玻璃面，結構和材料體現了工業時代的變革，另一方面外形上一定程度受到了中國亭子的影響。一八五一年英國舉辦的第一屆國際博覽會，著名的建築水晶宮就完全採用了這種金屬框架和玻璃表面結合的建築工藝。用中國藝術家李允松的話說，「我們不但要看到水晶宮和玻璃花房之間的關係，也要看到中國亭子對英國建築的影響。世界博覽會、皇家植物園、中國亭子，對遙遠世界不斷了解的熱情催生了英國人的現代性回歸」。

如果說中國園林為英國的園林文化帶來重要啟發，那麼在十八世紀的東風西漸之下，很多領域都留下了中國元素的深刻烙印，比如眾所周知的英國茶文化，便同樣帶有中國的影子。較為典型的例子是，從廣州十三行博物館的藏品外銷英國茶盒來看，當時的英國人既喝紅茶又喝綠茶，在飲茶方法上明顯受到中國的較大影響。英國人對中國紅茶尤為痴迷，浪漫主義詩人拜倫就曾在詩作中表達了對中國武夷山紅茶的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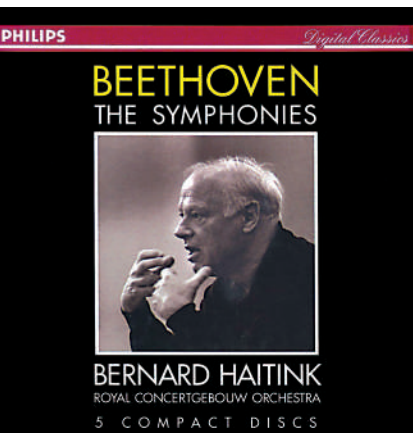
另外，中國人熱水飲茶免除疾病困擾的歷史經驗，也為英國飲茶文化的流行提供了啟示。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認為，泡茶需要的沸水消滅了細菌，可以說

茶葉成就了英國文明。英國經濟史學家威廉遜也認可這種說法，強調如果沒有茶葉，英國工人的粗劣飲食將影響工廠的產能，而中國茶葉在最合適的時間來到英國。

隨着飲茶之風在英國盛行，瓷質茶具也成為英國人追捧的對象。中國學者周寧在《鴉片帝國》中寫道：茶葉促使英國人形成獨特的文化觀點和審美觀，下午茶流行讓茶具、瓷器等得以講究。於是製作精美的中國瓷器成為搶手貨。鑒於對華瓷器貿易的局限性，為了滿足這種巨大市場需求，綜觀整個英國瓷業，在十八世紀幾乎都是在對中國瓷器進行仿製。

其中的翹楚者是瓷器製造商韋奇伍德（Wedgwood），他仿製的中國瓷器最為逼真，因此成為王室御用，他的名字如今也成為英國最著名的瓷器品牌。據《韋奇伍德陶瓷藝術與革新》記載，他於一七五九年在斯塔福德郡創辦了工廠，早期在款式上對宜興紫砂和自然形態的果蔬、貝殼進行模仿，製作出真正蔬菜造型的茶具。後期集中模仿極受歡迎的景德鎮青花，為了節約成本只使用貼花工藝，甚至對多種紋樣進行混合，燒製出新型硬質骨瓷，將英國瓷業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斯塔福德郡也因為硬質骨瓷被稱為「英國景德鎮」。

說到這，想起英國童書作家朱莉婭·唐納森創作的知名卡通怪獸古飛樂（The Gruffalo），講的是森林中有隻小老鼠喜歡拿它作招牌，以嚇退其他猛獸。聽起來是不是耳熟能詳，沒錯，她的靈感就來自於中國成語故事狐假虎威。



►海廷克指揮 RCO 灌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作者供圖

指揮家的「賞味期」

本月二十一日，著名指揮家海廷克（Bernard Haitink）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壽九十二歲。隨着阿巴多、馬捷爾、布列茲和普列特等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出生、二戰後成名的世界著名指揮家相繼故去，一個時代宣告終結。



黛西札記
李夢

海廷克曾說：「每一位指揮家都有其『賞味期』。」聽眾審美和樂壇風氣的轉變，足以讓任何一位當紅音樂家被人遺忘。深諳此理的他，一早便開始為自己的音樂事業籌謀，若說「出名要趁早」，在二十世紀的指揮界，恐怕沒有誰能比他更有發言權。

海廷克原本在阿姆斯特丹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和鋼琴，後來拜在德國指揮家萊納（Ferdinand Leitner，一九一二至一九九六）門下學習指揮。一九五四年，二十五歲的海廷克與荷蘭廣播聯合樂隊合作完成指揮處女秀。僅僅兩年後，便有機會執棒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以下簡稱RCO）。一九五六年秋天，海廷克代替朱里尼指揮樂團演出凱魯比尼的《安魂曲》，自此開啟他與這個世界頂級樂團數十年的緣分。

在一九六一年海廷克擔任

RCO 首席指揮之前，這個成立於一八八八年的交響樂團已然在傳奇指揮門格爾貝格（Willem Mengelberg，一八七一至一九五一）等的努力下聞名世界。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門格爾貝格執棒RCO整整半個世紀，奠定樂團聲譽和影響力的同時，也為樂團烙上清晰的「門式風格」，以至於在很多樂迷心中，RCO並非「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而是「門格爾貝格的管弦樂團」。

珠玉在前，海廷克年輕輕擔此重任，壓力不可謂不大。當海廷克初以RCO首席指揮身份亮相，恐怕並沒有人看好這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畢竟此前的他幾無指揮知名樂團的經驗，性格既不像前輩指揮家切利比達凱那樣不羈另類，又少了朱里尼和阿巴多那樣翩翩公子的詩意氣質。不愠不火、中規中矩，在追求個性與張揚的古典樂壇，恐怕顯得乏味。

可誰能想到呢，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八八年，以穩健著稱的海廷克用了二十七年時間，將RCO國際知名度再度提升的同時，也將他本人的音樂風格融入樂團樂音，締造RCO的海廷克時代。

青銅器話漢淮傳奇

「漢淮傳奇——噩國青銅器精粹展」現正於上海博物館舉行。展覽聚集了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鄭州博物館、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所藏的六十件精選噩國青銅器，時間跨度自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圖為展出的噩侯鐘。



市井萬象



新華社